

下

若你爱我 如初

沐清雨 著

First Love

我想和你一起
定义爱情的方式

非小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若你爱我 如初

陈冠中小说

陈冠中
XIN XIAO
陈冠中小说
若你爱我如初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下

若你爱我 如初

沐清雨 著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奋不顾身的营救	001
第十二章	势均力敌的较量	047
第十三章	流光碎影中的童话	072
第十四章	含金量最高的军功章	100
第十五章	非同寻常的身份	124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六章	两个人的地老天荒	162
番外一	错失	197
番外二	恰逢其时	204
番外三	关于酒量	232
番外四	黑暗与光明	237



第十一章



奋不顾身的营救

夏末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昏暗的光线中，两抹敏捷的身影在厉行的指点下避过红外线扫描，混在例检的警员之中悄无声息地进入天池。

就在胖警员进行例检时，特警队长古励携队员国佳桐闯入天池非工作人员不可进入的区域。

快速迅捷地查询了两间办公室，都不是机房，根本没有找到连接红外线的监控，古励微有些急。而无线电却始终处于静默状态，没有发出丝毫声响。

就在古励准备以手势示意国佳桐分头行动时，耳麦里终于传来厉行低沉如沙砾的声音，“不必刻意找萧熠的办公室，注意最不引人注意的房间，我随后就到！”

牧岩交代过，不必过问厉行的行踪，只需要依据他的指示行事。于是，古励遵照计划以沉重的呼吸予以回应，与国佳桐进入一间狭小的类似库房的房间。

地下停车场内，一身素黑的厉行从萧熠的座驾里疾步离开。凭借上一次被扫描的角度他状似弯身捡滑落在地的车钥匙，轻巧地避过红外线进入天池。

走廊里，眉眼冷厉的厉行刻意放慢了脚步，谨慎地注意着周围四处角落，避免被隐藏在暗处的监控捕捉到。忽然，他感应到什么，加快脚步行到距离他两米远的地方，迅速迈进一步退至洗手间之内，同时神色平静地与经过的工作人员颌首。

牢牢盯住十二点方向做了抬高处理的楼顶，厉行眯眼。一盏小小的吊灯，实际是一个旋转的摄像头，转动间，走廊左侧的楼梯拐角处一览无遗。

停留了大概一分钟，厉行凭判断寻到五秒的空当，那是此处监控唯一的死角。身形一闪，他冲到右前方的杂物间，用了两秒不到的时间熟练且快速地打开门锁，侧身进去。

思考了几秒，厉行深呼吸，随后透过耳麦呼叫古励：“你们已经暴露，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

古励难以置信地与国佳桐对视一眼，他身形一矮隐在房门口，压低声音说：“不可能！我们避开了最少两处监控。”

厉行没时间细说，话语间明显有些匆忙，“五楼楼顶处的吊灯注意到了吗？如果没避开就代表已被发现。”

“那里有监控？”古励懊恼地一拍脑门，气得想摔了耳麦。

厉行命令：“撤吧，大摇大摆地走。”

没想到这么快行动就终止了，古励无话可说，起身时摘掉耳麦，挫败地朝不明所以的国佳桐说：“走吧，我们自以为在这儿躲得神不知鬼不觉，人家早就在监控里跟看耍猴似的发现咱们了。”

没错，其实在他们脱离例检的警员时，就没躲过一处监控。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警察一进门萧熠的手机就响了，因为沈明悉在监控里发现了他们，才会打萧熠手机通知他。只不过当时萧熠没有办法正常接听，才耽误了时间，任由他们查了两间办公室。

原本因领受特殊任务而热血沸腾的国佳桐的心立马就凉了，他没好气地骂了声娘，一脚把房间的门踢开了。

萧熠沉着脸走过来。

冷眼与古励对视，他冷声：“不知两位有何贵干？”

古励压着火，“例检。忽然想方便一下，找不到洗手间了。”

“这样啊。”萧熠冷笑，不软不硬地回敬，“最好别在这里乱走，出了危险萧某负不起责。”

古励心像是被刺扎了一下，极不舒服，他硬碰硬地顶回去，“听萧总这话天池像是龙潭虎穴了。不过不劳费心，身为警察，我们还会一些功夫。”

抬手制止欲上前的沈明悉，萧熠面上带笑，眼神阴冷，“看来我的操心多余了，但不得不提醒二位一句，我这地方也不是动物园，任人

参观。”

反正也暴露了，古励不想绕弯子，“今天咱们兄弟确实没有搜查令，就是觉得天池的保全措施做得过于缜密才忍不住一探究竟。不知道萧总是否愿意解释一下，为什么把几处监控安装得如此隐蔽？你不觉得有点过吗？”

“过？！”眼底暗光流转，萧熠冷笑，四两拨千斤，“那么就请警察先生给我一个‘不过’的标准，也让我有所拿捏。”

确实没有明令规定不能安装监控器的标准。古励被噎得哑口无言。

俊脸上浮起一抹讽刺的笑，萧熠下逐客令：“送客吧，沈经理，免得二位迷路。”

沈明悉脸色沉沉地吐出一个字：“请！”

古励与国佳桐心有不甘地离开了。

站在原地沉默了小片刻，萧熠以指纹识别打开了古励先前进入的小房间隔壁的办公室的门。厉行在他斜对面的废弃储物间门缝里看到萧熠和沈明悉一前一后进去，然后房门径自关闭。

厉行之前猜测萧熠的办公室可能也会装监控，却没想到居然是指纹识别。

红色线、监控、指纹识别……每一处发现都令厉行费解。

今晚的目的已经达到，再持续下去未必会有收获。在萧熠的办公室门紧闭之时，厉行用与先前同样的方法避过监控迅速撤离了天池。

就在厉行与古励碰头后去公安局时，萧熠与沈明悉依旧待在五楼的

办公室里。

沈明悉不解地问：“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贺小姐要查我们？”

顾长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落地窗前，萧熠注视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否定，“应该与她无关。”

沈明悉皱眉，“那是怎么回事？到底他们是真的要抓陈彪还是以此为借口查天池？”

这次，萧熠没有回答。

短暂的沉默，他吩咐：“如果陈彪再出现在天池，送他一程！”

沈明悉面如平湖地点头，“明白！”

A 市公安局副局长办公室，灯火通明。

古励详细地向牧岩汇报了在天池的每一步进展和情况，他建议成立专案组，哪怕并不确定萧熠是否与案件有关，依然可以以天池为突破口进行调查。

牧岩批准成立专案组，但否决了古励提议组内成员从特警队抽调，按原计划，案子依然由刑警队队长卓尧负责，如有需要，古励全力协助。至于贺熹的任务是否还要继续，牧岩破例把决定权给了厉行。

厉行的意见是，“暂时不要让她撤出行动，一方面会让她敏感，一方面也不利于稳住萧熠。况且有她留在天池，警方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入。等调查有了头绪，陈彪又持续不出现时，再让她顺理成章地结束任务比较自然。”

牧岩斟酌了一下，点头同意。

等众人离开，牧岩看向神色凝重的厉行，“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厉行抹了把脸，“有点担心一旦干戈动得太大，不好收场。”

牧岩何其敏感，莫名就感觉到了什么，“或许你有别的发现？”

厉行取出手机递过去，让牧岩看他从萧熠座驾上发现的那件不同寻常的东西。

看到屏幕上显示出一张照片，牧岩眼神一紧。

厉行问：“他的背景确认了吗？”

牧岩从抽屉里取出一份资料递过来。

“没有问题？”厉行锁眉，抬手摸下巴的动作透露出明显不确定的情绪。

牧岩扬了一下手机，“以此为由请他回来问个话也未尝不可，或者先实施二十四小时监控？”

厉行睨他一眼，“牧副局，你考我？”

牧岩一笑，“真不是！只不过好像确实轻信了他，担心打草惊蛇。”

“要惊早惊了。”厉行坦言自己的看法，“我有预感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贺熹的缘故让我过于敏感了。”

顾虑代表慎重。厉行的行事风格令牧岩极为欣赏，心中升起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牧岩挑眉笑了，“要不是看你在部队发展前景一片光明，我真想挖贺泓勋墙脚了。”

厉行先是一怔，随即云淡风轻地笑了，“挖墙脚这种事，还真不太好开口。”停顿了一下，再开口时语气里有种势在必得的味，道，“不过牧副局还是有个心理准备吧。”

牧岩顿时领会，“从知道你们是恋人关系，我就有预感留不住她了。”

“是我自私了。”直视牧岩的眼睛，厉行说得诚恳，“牧副局可以培养很多优秀的警官，但小七我只有一个。这个险我冒不起，抱歉了。”

身为男人，牧岩能够感同身受厉行对恋人的疼爱和珍惜。他叹了口气，感慨：“尽管很清楚你之所以愿意帮忙是因为贺熹，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他挑了一下眉，笑问：“这是为她站好最后一班岗？”

厉行坦然承认：“算是吧。”

贺熹的脾气牧岩多少还是了解的，他问：“她同意了？”

“还没谈。不过，”深邃的眼里除了坚定还有满满的爱，厉行专制而霸道地宣告，“由不得她！”

牧岩拍拍厉行的肩膀，表示鼓励。

离开公安局，厉行把越野车平稳地驶向街道。看看时间，他按快捷键给贺熹打电话，铃声响了半天她才接，开口时声音透出浓浓的睡意：“阿行……”

戴着耳机，厉行问：“肚子还疼不疼？”

“好多了。”厉行听到电话那端轻微的声响，应该是贺熹从被窝里钻出来发出的声音，然后听到她用撒娇的语气说，“你怎么才打电话来啊，我都等睡着了？”

“不是让你先睡吗，又不听话。”电话那端贺熹轻轻哼了一声表示抗议，厉行放柔了语气，“晚了，我就不过去了。你睡吧，乖乖的。”

身体的疲惫让贺熹难得乖巧地应了声“好”。

厉行又嘱咐了几句，让她先挂。

收了线，贺熹钻进被窝里。

明明说了不去看她的，结果厉行还是把车开到了她所住的公寓楼下。

推开车门下来，他倚着车身，仰望漆黑一片的窗户。

没多久，萧熠那辆红色跑车急驰而来。

萧熠的车速极快，伴随着轮胎抓地的声音，跑车在距离越野车很近的地方停住。略坐了几秒，他打开车门施施然下来。

夜风袭来，夹杂着绵绵细雨，一点点沾湿两张神情淡漠的面孔。萧熠掏出烟径自点燃一支，平静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盒和打火机扔过去。

厉行没有拒绝。他接过来，掏出一支烟夹在唇角，打火机亮起摇曳的光亮，清晰地映出他的眉眼。

路灯昏暗的光晕里，两个男人，沉默地抽烟。

犹如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峙，厉行不言，萧熠不语。

半晌，萧熠低沉如大提琴般的声音在暗夜中流转开来，“五年前拿到警校录取通知书那天，她醉得一塌糊涂，抱着我不停地说，不要走……行不行？”

当时他以为贺熹在问“行不行”，直到厉行出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在叫……阿行！阴错阳差，却使萧熠这几年来不曾走开半步。

“相识六年，每年她生日都拒绝我为她庆祝。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她是为了尽孝道回家陪贺叔吃饭。现在想想，或许你知道答案。”

十年前，他们相恋后她第一个生日，厉行从军校赶回来看她。作为礼物，他要了她的初吻。自此以后，除家人外，贺熹本能地拒绝和任何人一起过七夕。所以今年七夕贺泓勋婚礼，原本该在千里之外的萧熠连

夜赶回来，就是想和她一起过。他想，有婚礼做掩护，她总是不能拒绝的。

却在那天遇见厉行。

“从复读到警校毕业，她几乎没休过假。所有除上课、训练外的时间，都被用来研究武器。如果不是我主动去家里和学校看她，她完全有可能忘了有个叫萧熠的男人存在。”目光的落点是厉行似刀削般的侧脸，树影下萧熠的脸上带着优雅而平静的微笑，低且淡的嗓音带着些许的空茫感，他说，“我想知道，你哪里值得她这样？！”

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可萧熠又比谁都明白：爱一个人，是一件不需要衡量值不值得的事情！

如同他对贺熹。

厉行其实也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心平静下来的理由。此时此刻，那种失而复得的情绪居然比那晚她答应重回他身边更强烈。

在千千万万人之中，在时光流逝的空隙里，没有早一步，亦没有晚一步，小七，我恰好遇上你，然后，何其有幸地被你爱着。

厉行笑了，他的脸在昏暗的路灯的映照下，一半清楚，一半模糊。萧熠明明看不清他的表情，却清楚地捕捉到他眼里蕴藏的晶莹水光，以及那种只有面对贺熹时特有的柔和，然后听见他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一句感谢，说得萧熠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这辈子唯一想要的女人，就这样被另一个男人以一句感谢带走了！

就因为他们——相爱？

就因为他们——相爱！

这个理由，足够了！

命运，你就这样不负责地和我开了一场天大的玩笑？！

萧熠笑着，笑得落寂，自嘲，他说：“好，我接受了。”

第一次交锋萧熠说谢，厉行愤怒地拒绝了。

再一次对峙厉行说谢，萧熠心痛地笑纳了。

同样的经历——一种无法言说的，割舍的疼。

纵然心底是那么不甘，不舍。

此行的目的萧熠没有忘，可莫名地，心底忽升的倦意让他再不想多说一句。

就这样吧，任其发展。

萧熠想着，转身坐上驾驶座。

厉行却扶住了车门，他说：“不是只有爱人才无可替代。”

萧熠偏头看他。

厉行深眸内涌动着意味深长，“她是警察，我相信，你不愿看到她失望！”

萧熠没有正面回应他的话，反而问：“你举枪杀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见厉行以一种思虑的神态看他，他就笑了，“如果不是职业赋予的使命，谁愿意？！”

厉行瞬间的反应是，“迫不得已？”

面对他试探的口吻，萧熠沉默。

厉行眯眼，片刻后为他带上车门。

车窗外路灯昏暗却又温暖地闪烁着，宛如流水般飞速地倒退。萧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一脸静默地专注于前方的路况，一如注视着未知的人生，至于那些尚未启口的爱，似乎在厉行回来之后，唯有安放在空的心房了，哪怕自己在她心里也是无可替代。

遗憾的是，这种无可替代，与心中期待的那种，全然不同。

厉行本没有上楼的意思，见过萧熠之后脚仿佛有自己的意识一般引领他上去了。没有敲门，厉行在不破坏门锁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门。

房间里的灯都熄着，昭示贺熹睡下了。为免惊扰到她，厉行刻意放轻了脚步，悄无声息来到卧室蹲在床边。他微微垂下头，用脸颊轻轻蹭蹭她的脸。贺熹轻轻动了动，小脑袋往被子里缩了缩，恬静的样子像是浑然不觉有人擅闯私宅。

厉行温柔地摸了摸她凌乱的头发，低声轻责：“抱走了都不知道！”说着坐在床边的地毯上，握着贺熹纤小的手，透过窗帘缝隙投射进来的点点微光凝视睡得一派安然的女孩儿，心中一片温暖。

半晌，厉行脱了外套躺在床的另一侧。薄被在贺熹不经意的一个翻身后压在身下，他轻轻拽了两下，没拉动，略微用了点力道又试了试，依旧没成功。为免惊醒贺熹，他没再动。过了一会儿，睡梦中的女孩儿微微动了动，原本被压着的被子得以解放。

厉行侧身躺着，伸手拉过被子一角盖在身上，然后伸手要把熟睡中